

增攷孝經鄭氏解補證

完

日仁12

518

6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文 化 甲 戌 鐫

清 洪頤煊
日本東條弘

補證
增攷

孝經鄭氏解

附錄 兩造簡孚

增攷孝經鄭氏解補證提要

一鄭氏孝經久佚賴群書治要所載獨存乎我

而刪略不完又不著注者名氏尾藩岡田挺之

彙其與釋文邢疏符鄭注無疑表章之傳在書

既西臨海洪頤煊原是書作補證汎摛摛群籍

以補綴之蒐羅賅洽斑斑可嘉鮑廷博知不足

齋鼓書收之夫鄭注佚於五季而存于我裔

然獻之宋其書再佚而今復與之彼我邦文

物之富千載不易愈與愈有豈不愉快乎而彼

士以此纘其墜緒，稽古之士既啓其學，則聖人之教由是而弘，亦可以見。

國家奎運煥發，孝治不嚴之化，施及烟霧冥渤外之盛而大矣。於是今拔之，叢書而加校訂，且增入窾見所及一二附以攷徵，固非有推轂之力，聊爲傳火之薪爾。

一 叢書又載臧鏞堂鄭氏解輯，其書於補證猶魯衛也。然臧氏別創其制，不取治要本，其實則楚越矣。彼蓋不諳有治要以致之疑，已阮元序之。

曰日本鄭氏孝經不類漢人之辭，廷博亦云治要輯自何人，嗚呼何談之容易也。夫治要可驗唐志存焉，豈非肅慎之楛，近在故府而不知就求之邪？解輯爲書假御注本，摘出經文，校以石臺本、唐石經、岳本，乃至於監本、毛本，注疏凡係鄭注者悉考訂之，且臚列諸書所援，亦不讓補證密則密矣，然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爛斑盈目，終不成章，不及補證資治要炳乎觀其豹變，豈矣若其使寸裂不知端末者，彙次得所，則補證

不及者亦有之於是傍採其說以附圈外其所
徵引與補證無出入者不復贅焉

一補證所謂今本今注皆指治要本稱原校者謂
挺之考也解輯經文假御注本故其所謂今本
指今行御注本也釋文補證據盧文弨參校宋
本多與治要合解輯從通志堂徐氏本徐氏本
尤多譌脫彼承其謬述之圓護繳繞以逞私見
不復省有治要一覘不待言者在焉盡辯之致
叢冗且嫌訐譏相尚也故特擇其涉大義者可

否之其它剷除

一補證所遺今拾而裒之採諸解輯謂之增獲諸
它書謂之再增鄭氏又有序禮記緇衣疏引春
秋有呂國而無甫侯王應麟玉海引孝經者三
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為百行之首經者不
易之稱虞淳熙孝經集靈亦引之五行之綱紀
下有六經之總會五字劉肅大唐新語引僕避
難於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
夫子之志而注孝經鄭氏序今不傳唯是一二

考經鄭氏集解
散見未由補續故附載于此太平御覽引後漢書曰鄭玄漢末遭黃巾之難客於徐州南城山西上可二里所有石室焉周廻五丈俗云是康成注孝經處則南城山自入鄭序中而遂爲千古名蹟矣其名亦與山高矣

一世有偽鄭注乃讚岐良芸之所校刊也題曰漢北海鄭玄注以爲喬然之遺本摯諸釋文邢疏及諸家所引毫無關係可謂妄矣跡其所由則明許朝宗之所撰造也芸之謏陋不辯其爲贋

作奪爲己有耳又有清趙起蛟集解例言曰以鄭氏爲宗而閱其稱鄭氏曰者皆御注之文也是何鹵莽之甚邪誠兒戲也不足言矣然偽之所以起必由於世重之鄭也不亦古之遺愛乎曩時伊奈忠賢著鄭氏遺注其意在訐趙許之僞而未知治要有鄭注故其所證引不外邢疏釋文是未足以稱鄭注也近窪木仲默撰補訂鄭注始以治要爲藍本普采衆家補苴之證佐考覈頗爲允愜較之忠賢遺注搜索之博奚啻

倍蓰雖然援據綴緝曾不出洪臧二氏外且治
要之顯挺之首焉故它不論及非敢揜其功也
向使忠賢書索搜稍博則其先鳴之功不寡矣
使仲默書出挺之前則其振墜之績亦鉅矣吾
爲二子惜之

一治要不載喪親章其餘刪經文數字者凡四處
是爲憾然而魏文貞公收之治要中幸在開元
勅定之前未經其攙改焉故庶人章首有子曰
二字此作者微意所存而明皇後讀孝經者之

所未嘗知也它如不及已與劉瓛本合上下治
與白虎通合類不尠今以釋文及石臺本唐石
經質其同異凡係明皇添減者歷歷可指焉則
千百年來或疑於勅改者必當燭之此書而後
釋然矣夫若是則其可珍而崇焉將奚獨鄭注
云乎哉

東條弘謹志

孝經義疏

東晉洪頊

夫孝之為用其下而崇焉其德亦遠矣
上曰平外則致於神神為公為高為大此書而外
雖貴其用莫出於此也
與白流無合不令以釋文又云臺本誤承
而末言

孝經

藏書

藏書

鄭氏解

清 臨海洪頊暄

補證

證釋文本另行題鄭氏二字又夾注相兼解為鄭玄邢疏云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又引晉中經簿周易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註名玄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玄二字今本鄭注二字合於孝經大題之下是後人所改

歿群書治要注者名氏岡田挺之所刊題曰孝經鄭注洪氏依此作補證故有斯論

開宗明義章

釋文本每章首俱有標題今據補下同

足利本無字也

宗着本也開示此
書本旨明斯孝
道誼理以之名
章也古又之說

凡名至為類担六
年

仲尼首云孔
子世家
古文孝經曰仲尼居曾子侍坐

改正義曰劉向以十八章為定而不列名又
有荀昶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自天
子至庶人五章唯皇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
按後漢鄭原曰孝經明王之章先陳事父之
孝又吳嚴峻謂仲尼居張昭曰請誦君子之
事上章是漢魏間未有章名也然抱朴子有
仲尼以明義首章之言則其目既在皇侃之
前唯未知知叔于何人之手也此書所原治要
亦無章名考諸釋文自有章名正義亦云鄭
註見章名則當時其目具存而魏鄭公刪畧
之者可知矣補證原本章名與經文齊頭蓋
從釋文也然釋文於他書篇目亦皆頂格寫
起是特出陸意非本書各然也臧氏解輯依
唐石經章名下經文一字今從之若第次數
目則釋文無之正義石臺本唐石
經皆有之蓋明皇所加非其舊也

仲尼居

仲尼孔子字補尼尼講堂也證補注見釋
文說文引古文孝經曰仲尼尼據釋文所

古文孝經曰子白先
王有至德要道以訓
天下
道音至自治管子所
辨解一入至天下眼
心篇
足則亦在身作存身

引鄭注經文本同古文作尼今本作居疑後人所
改○輯尼當作居此因釋文上云說文作尼因并
改此也以隸書寫篆文自稱正體者發端於南宋
毛居正岳珂等而近時學者為尤甚然唐石經具
存無此異樣可以之誣古人乎因今之輯
孝經鄭注者無不過信此字故首訂正之曾子侍
曾子孔子弟子也證釋
文有此七字不云鄭注
攷唐注亦有曾子孔子弟子六字而正義不云
依鄭注仲尼孔子字亦然凡此類諸家所同不
止於鄭故也唯鄭所獨唐注或從之苟彙括其
文者雖僅在三五字間亦正義不云依鄭注也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
子者孔子補禹三王最先
者至德孝悌也要道禮樂
也證補注
見釋文
攷釋文本注曰案五帝官天下三王禹始傳於
子於殷配天故為孝教之始王謂文王也愚按

或云當作則孝字

殷當作夏傳寫之誤於夏配天所謂夏后氏郊
鯀而宗禹是也文王亦三王之誤臧氏曰皇甫
侃陸德明孔仲達賈公彥
皆以孝經為夏制本此注

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以用也睦親也至德以教之要道以

睦化之是以民用和汝知之乎證釋文女本或作汝曾子避席

古文孝經曰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也

本或作避今本注無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也參

不達增敏猶達也

增注見儀禮鄉射禮疏參釋文作參云或作參音同義別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故曰德之本也證邢疏與今本同未句

作故為德本文少異釋文有人之行教之所由生

古文孝經曰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也教人親愛莫善於孝故言教之所由生

攷人之行莫大於孝是引聖治章文也教人親愛莫善於孝是引廣要道章文改民為人也鄭

於後章謂孝曰人行教人曰人之次其曰蓋本於此故先張此二綱其改民為人亦為此也

復坐證釋文云復音服坐在吾語汝身體髮膚受

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補父母全而生之己當全而歸之故不敢

毀傷證補注見邢疏

攷故不敢毀傷五字正義不云依鄭注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補父母得

其顯譽也者證補注見釋文○輯音字當衍

是刊本揚作敬

古文孝經曰曾子

孝經

改經義考無者字然其所引不外於釋文即有同異皆出其臆改非有憑據今所不取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補父母生之

冊疆而仕是事君為中七十行步不逮縣車致仕是立身為終也

證補注見邢疏案疏引作七十致仕無行步不逮縣車六字釋文本有之今補又疏引冊作四十從釋文本改

輯釋文冊強而仕行步不逮縣車致仕正義曰鄭玄以為父母生之是事親為始四十強而仕是事君為中七十致仕是

立身為終也按正義約鄭義引之非其本文故與釋文所標者異分之則兩全合之則兩傷舊輯多以意并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大雅者詩之篇名無念無

合非也

忘也聿述也修治也為孝之道無敢忘爾先祖當修治其德矣也

補雅者正也方始發章以正為始證補注見邢疏釋文

引無念無忘也五字

改釋文經作毋念注作無念云母音無本亦作無原注矣也之也疑衍

天子章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愛其親者不敢惡於他人之親

證釋文惡鳥路反注

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己慢人之親人亦慢己之親故君子不為也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敬以盡愛於父母

形于四海形見也德教流行見四海形見也

證釋文有形見二字注云形見唐本作刑注云刑法也釋文有法也

字淺人所加孝經序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形于四海此參用鄭本也正義曰經作刑刑法也此作形形猶見也義得通可與釋文本互證然此經形于四海猶應感章光于四海當從鄭作

天子章首言為孝者三本今通于貴戚而後天子至庶人分說於孝道作章名天子章為天子章也

古又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一本作敬不慢人一本作敬不慢人

形唐本作刑非也又凡古文經作于今文及傳注
作於論語孝經皆傳也今孝經又今文故字皆作
於而不當作于此章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與應感
章通於神明光于四海於于字前後皆錯見非也
考此章石臺本唐石經岳本皆作刑于四海蓋因
詩思齊有刑于之文相涉誤改庶人章正義作加
於百姓刑於四
海當據以訂正

政臧氏以唐本形作刑為非可也以於于錯用
為非不可也續漢書祭祀志中注引通於神明
光于四海與治要合此章亦可推知焉凡古書
於于錯用如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出於幽谷遷
于喬木何限不足恠矣石臺本唐石經形皆
作刑既見輯中故不復別舉異同後放此

蓋天子之孝也

補蓋者謙辭

呂刑云

釋文

石臺本唐石經亦作甫刑按禮記緇衣篇引
呂刑作甫刑疏引孔傳尚書曰呂侯後為甫侯

故穆王時謂之呂侯宣王及平王之時為甫侯
故詩崧高生甫及申謂宣王時也湯之水不與
我成甫謂平王時也鄭或同之愚按史記周本
紀甫侯信於王作修刑辟注鄭玄曰書說云周
穆王以甫侯為相詩崧高箋曰甫侯相穆王訓
夏贖刑以此推之其作刑時稱甫侯不稱呂侯
故可謂甫刑不可謂呂刑是鄭意也故孝經序
曰春秋有呂國而無甫侯言初稱甫後稱呂所
以春秋無甫侯
也與孔相反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呂刑尚書篇名一人謂天子
天子為善天下皆賴之

億萬日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
補注引億連類四字見文選與孫皓書李善注釋
文有引辟二字億萬曰兆以下見五經學術因文
不連屬故作以別之下並做此邢疏云鄭注以
書錄王專故證天子之章以為引類得象案書錄
王專二句是疏由明鄭注之文鄭注止引類得象

古文孝經子曰居
不驕云云後月白
說曰可考
天道虧盈上泰傳

四字與釋文文選

注所見本不同

諸侯章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諸侯在長上故言在上敬上

不危殆也

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費用約儉謂

天子法度謂之謹度故能守法而不驕逸也

禮為驕奢泰為溢

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為驕奢泰為溢

法亦與令本少異

致正義曰云費用約儉謂之制節者此依鄭注

蓋見其奢泰為溢一句釋文正義俱有之遂混
為鄭注也要之唐注慎行以下亦本鄭注而添
減之故文畧相似特以其
非全文正義不云鄭注也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居高位能不驕

滿而不

溢所以長守富也

雖有一國之財而不

富貴不離

其身

富能不奢貴能不驕故云不離其身

不字後人所加唐注云富貴常在其身正義謂此

謂常麗著其身也易彖傳離麗也象傳離王公也

鄭作麗深武力智反此經云富貴離其身猶諫爭

章云則身離於令名釋文於彼亦音力智反標經
無不字可前後互證知不離之文非古矣石臺本
唐石經皆有

致離訓去音力智反釋文例然禮記不離亦鳥釋文於彼亦力智反明諫諍章脫不字矣易離卦釋文云離列池及麗著也其義可見如離王公鄭作麗梁武力智反則梁武音非陸音也

然後能保其社稷

上能長守富貴然後乃能安其社稷

致增注見周禮封人疏

而和其民人

薄賦斂省徭役是以民人和也

蓋諸

侯之孝也

補列士封疆證補注見釋文增列士封疆謂之諸侯

致增注見周禮大宗伯疏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戰戰恐懼兢兢戒慎如臨

深淵恐墜如履薄冰恐陷補義取為君恆須戒懼證邢疏與今本同惟作臨深恐墜履薄恐陷又有

詩有戰戰兢兢之章

義取以下八字為少異今補釋文有恐隊恐陷四字

卿大夫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補法服謂日月星辰山龍

絺繡先王制五服天子服日月星辰諸侯服山龍華蟲卿大夫服藻火士服粉米皆謂文繡也田獵卜筮冠皮弁衣素積百王同之不改易證補注法服以下見北堂書鈔八十六先王以下見北堂書鈔一百二十八周禮小宗伯疏文選大將軍讌會詩注釋文儀禮少牢饋食禮疏

致鄭注書五服云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又注作服云此十二章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

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與此注說卿大夫士不同陸澄所謂不與注書相類者是也蓋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諸侯亦從國之大

夏孝經有子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小其所視各有等差則章服亦當從異焉故為
兩解互相備猶猶城里有九七五與七五三之
殊也不足深怪矣書鈔舊無宗彙二字全係
誤脫補證輯本竝無說偶失檢耳今為加之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不合詩書則不敢道

攷舊本書下脫則字補證推下注例加之
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不合禮樂則不敢行
以檢奢證補注見釋文行

下孟反注德行同今注無行字

攷禮以檢奢輯本亦置諸此今以文意考之當是身無擇行之注釋文此四字在非先王之德行與無口過之間故易前却致誤焉

是故非法不言非詩書則不言非道不行非禮樂則不行口無擇

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證釋文過古臥反注同今本注無

攷此證十二字叢書所載本無推前後例蓋叢書誤脫耳今為加之

行滿天下無怨惡證釋文惡烏路反注同今本注無二者備矣然

後能守其宗廟法先王服言先王道行先王德則為備矣補為作宮室證補注見釋文

攷詩清廟疏宗尊也廟貌也親雖亡沒事之若生為立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容貌補證輯本竝以此語為喪親章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注今按為立宮室即釋文所標為作宮室是也明此語是此章之注矣唯立釋文作作乃所見本或不同耳且釋文為于偽反彼章則不音亦可以徵焉

古身無擇行

古言滿天下已通行滿天下已怨惡

蓋卿大夫之孝也

補張官設府謂之卿大夫詩云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夙早也夜暮也一人天子也卿大夫當早起夜臥以事天

子勿懈惰證釋文有夜莫也懈惰五字增匪非也懈墮也

攷增注見華嚴音義釋文解字或作懈

士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

事父與母愛同敬不同也補資者人之行也證

補注見釋文公羊定四年疏

攷鄭注喪服四制曰資猶操也則操持事父之道者是人之行故曰資者人之行也其意以為孝者德之本也苟能操持事父之道則以事母以事君以事長愛敬忠順凡百之術莫適而不

由於此猶乾元萬物資始也故曰資者人之行也較之諸家資訓取與取其愛敬之取更無分別者頗加斤兩矣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事父與君敬同愛不同

故母取其

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兼并也愛與母同敬與君同并此二者事

父之故以孝事君則忠

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為忠也證邢疏與今本同惟

也字以敬事長則順

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為順矣證邢疏與今本同釋文長

丁文反忠順不失以事其上

事君能忠事長能順二者不失可以事上也

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

補食稟為祿始為日祭別是

非證補注見釋文

夏孝經作以弟事長則順

夏孝經曰資於事

別是非三字輯本置之蓋士之孝也下曰正義引傳曰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別是非猶辨然否也鄭注大致同此今以文義考之或然

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所生謂

父母士為孝當早起夜臥無辱其父母也○釋文無忝爾所生按葉鈔釋文無忝下空闕據開宗明義章引詩釋文作毋念爾祖則此無字亦當作毋毛詩小宛釋文云毋忝音無可證也又卿大夫章釋文夜莫如字又音暮下並同然則鄭於此章當有夜莫也注

庶人章

子曰因天之道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順四時以奉事天道

下八字

古文孝經曰天壽就地之利

致石臺本唐石經俱無子曰二字蓋明皇所刪也殊不知夫子說道常在士大夫以上未嘗下庶人其說庶人之孝唯有此書而已是異於其所恒言者矣故更以子日起之是作者之意也

分地之利

分別五土視其高下此分地之利補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丘陵阪險宜種

粟棘釋文有分別五土四字邢疏引分別五土二句又引高田宜黍稷二句丘陵以下八字見釋文今據補又分方云反注同

改正義曰各盡其所互此分地之利也此依孔傳今按孔傳無此文且古文作就地之利宋本作因地之利俱不言分地之利原注分地之利與經文符則所云孔傳疑鄭注之誤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

行不為非為謹身富不奢泰

也證釋文云行不為非度財為費什一而出無所復謙與今本少異謙古通作慊

致謙古通作慊見大學不假論矣然視鄭注若大學恐非其互今按天子章曰蓋天子之孝也注蓋者謙辭諸侯卿大夫士義皆同而此章不言蓋故云無所復謙輯本以此為庶人之孝也注允矣此章更以子曰起之又不用謙辭皆殊之也然則其不引詩亦可推知焉

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

患不及已者未之有也總說五孝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當孝無終始能行

孝道故患難不及其身未之有者言未之有也釋文有故患難不及其身也善未之有也十三字案邢疏引鄭曰諸家皆以為患及身又云蒼頡篇謂患為禍孔鄭常王之學引之以釋此經又引鄭曰書云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當朝通識者以為鄭注非誤其大旨與今本畧同邢疏又引謝萬云言為人無終始者謂孝行有終始也患不及者謂用心憂不足也能行如此之

孝經分列
自天子至於庶人
孝無終始

善曾子所以稱難故鄭注云善未有也釋文作下善未之有也是謝萬改本○輯按謝萬引注知陸本作善是也之字當衍淺人誤以注為經改增之善一本作難難當為歎字之訛

致正義劉瓛曰禮不下庶人若言我賤而患行孝不及已者未之有也則知劉瓛本亦有已字石臺以後本無明皇所刪也凡係開元勅改者皆觀此本可見矣注言字當據釋文正義作善

大三才章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當為孝無終始曾子乃知孝

之為大補語喟然

致釋文語喟然三字想舊在原注向中蓋云曾子既聞夫子語之乃喟然知孝之為大果然魏氏刪略之體其它可推或疑其文辭不類漢魏人語雖出無替亦不必無謂

子夏孝經合三句義作證

子曰夫孝天之經也

春秋冬夏物有死生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

山川

高下水泉流通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孝悌恭敬民之行也文有孝弟恭敬四字行下

孟反注同

鄭謂孝曰人行又注資於事父曰資者人之行也此章之意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天有四時地有高下民居其間當是而則之

則

天之明

則視也視天四時無失其早晚也

因地之利

因地高下所以用也用天四時地利順治天下下民皆

以

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

樂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也

證釋文有民皆樂之四字

推上注例地利當作地高下不然則天四時當是天明之誤

古之孝經不列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其政不嚴而治

政不煩苛故不嚴而治也證釋文有政不煩苛四字治直吏反注同

致治直吏反注同六字鼓書所載本無蓋亦鼓書誤脫因又加之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

見因天地教化民之易也證邢疏與今本同釋

文有民之易也四字○韜唐注民作人避講改鄭注當本作民

是故先之以博愛

而民莫遺其親

先修人事流化於民也

陳之以德義而民興

行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也

先之以敬讓而民不

爭若文王敬讓於朝虞芮推畔於野上行之則下效之法證釋文野作田下無上行之二字又之

下無法字餘皆與今本同

欲法字恐衍不然宜移在效上

然宜移在效上

世

果言此言

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破釋文道本或作道道按石臺本唐石經皆作導

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善者賞之惡者罰之民知禁不敢為非也

如字禁金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補若家宰之屬女當視民

補注見釋文

治要刪此詩提之以御注本補之後刪放此釋文女音汝下同今下無女字當視民不可讀

孝治章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不敢遺小國之臣

古者諸侯歲遣大夫聘問天子天子待之以禮此不遺小國之臣者也

明王三考治天下也

序疏釋文有聘問天子無恙六字

破石臺本唐石經俱天下下有也字

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

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使世子郊迎

車以容禮待之補畫坐正殿夜設庭爨思與相見問其勞苦也當為王者侯者候伺伯者長男者任也德不倍別優證太平御覽一百四十七引古者諸侯以下俱與今本同惟不重天子二字待之下有畫坐正殿十七字今據補當為王者以下俱見釋文又釋文有五年一朝郊迎每百車以容十二字世子郊迎又見周禮大行人疏正義曰舊解曰公者正也言正行其事侯者候也言乍候而服事伯者長也為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言字愛於小人也男者任也言任王之職事也按舊解言公侯與鄭注異釋文曰當為于偽反下皆同舊解亦無惟伯者長也為一國之長也男

古者不取遠國三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

者任也與鄭注合然則正義所稱舊解不專謂鄭注矣

攷禮記王制疏引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故轉相半別優劣此可以補釋文所闕矣夜設庭燎又見釋文而夾注曰鄭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此語雖曰鄭云非孝經注即儀禮士喪禮及周禮司烜氏之注陸引以備義耳釋文夾注曰鄭云者凡五其四皆孝經注文此獨否不可混殺

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各以其職來助

祭宗廟是得萬國之歡心事其先王也補天子亦五年一巡守勞來禮記王制疏引孝經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釋文有五年一巡守勞來七字今據補
攷釋文歡字亦作懼按石臺本唐石經皆作懼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治國者諸侯也補文

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證補注見毛詩桃夭疏文選關中詩注
攷丈夫禮記王制疏作男子廣韻無丈夫婦人四字文選注無上一句

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之心而况於妻子乎補治家謂卿大夫男

卿大夫見邢疏治本作理是避唐諱今依經文改正男子賤稱妻女子賤稱妾
攷石臺本唐石經皆無之心二字

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補小大盡節證補注見釋文
釋文○輯釋文小大盡

百文孝經本亦
故得百姓之歡心
以事其先君

節養按唐注云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夫然故生則

小大之權心助其奉養注當類此

親安之致其樂養字在經文夫然上傳寫之譌

致釋文養字在夫然上補證以為傳寫之譌極是輯本引唐注而傳會其說非也按陸氏依鄭

注作釋文後之校釋文者不辨其為鄭注悉據唐注以質之而注釋文曰自其至其本今無至

其文或與唐注同則不曰本今無其所謂本指唐注也夫據唐注以質鄭注妄亦已甚所以不

能無臆改也乃若養字唐注在夫然上而釋文則在夫然下於是校者妄移之以牽合唐注爾

臧氏嘗論釋文曰淺人改竄誠然唯恨未復其言爾

祭則鬼饗之祭則致其嚴故鬼饗之也

致饗釋文唐石經皆作享石臺本作亨舊本注無也字補證加之蓋以上注例之字字整對此

古之孝經
是以天下知
次字皆不生和
本行之三句

不可獨無故以為誤脫也

是以天下和平上下無怨灾害不生風雨順時百穀成熟

致釋文災或作災按石臺本唐石經皆作災

禍亂不作君惠臣忠父慈子孝是故明王之以孝

治天下也如此故上明王所以灾害不生禍亂不作以其孝治天下故致於此詩

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大也有大德行四方之國順而行之也證邢疏覺

大也下有義取天子四字德行下有則字之下無也字餘與今本同釋文行下孟反注同

致正義曰覺大也此依鄭注也義取天子以下正義不云鄭注然其語相似其依鄭注而添義

取天子四字及則字皆無疑

聖治章

古又曾為聖
曰分別之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
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萬物也人之行莫大於孝

孝者德之本又何加焉證那人之行莫大於孝

於孝此注曰孝者德之本彼此映顧

孝莫大於嚴父莫大尊嚴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尊嚴其父莫大

於配天生事愛則周公其人也尊嚴其父配食之昔

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郊者祭天名后稷者周

作已音似古通用

禮記卷之九
郊祀之禮初也
郊祀之禮初也
郊祀之禮初也
郊祀之禮初也
郊祀之禮初也
郊祀之禮初也
郊祀之禮初也
郊祀之禮初也
郊祀之禮初也
郊祀之禮初也

古又曾為聖
曰分別之

攷釋名祀已也又易損卦已事遄往
虞翻作祀則祀已古通用者之矣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文王周公之父明堂

者天之別名補神無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

補注見釋文後漢祭祀志注祭祀志注又有明堂

之別名也二句與今本同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周公行孝於朝越

萬國之歡心也證釋文有越嘗重譯四字

記正義禮器公羊疏僖十五年後漢書注班彪傳

皆引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按諸家

臺本唐石經皆無然唐注云海內諸侯各脩其職

來助祭也又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注云

皆得權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似經本有

有助字蓋襲用舊本有助字經之注耳

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豈聖人所能加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證釋文日人實反注同今本注無○

輯經親嚴對文讀當故親生之膝下句以養還父母日嚴句以養與生之相對養長也釋文羊尚反

蓋非

攷治要刪故親至日嚴十二字是漢志所謂諸家說不安處者憾其闕鄭注焉臧氏云以養還

養父母日嚴句遂以釋文養羊尚反為非愚謂以

四字相結為義者必矣故釋文彼與此養皆羊尚反陸為鄭作音鄭注雖不可見亦當然因按

釋文日嚴下有致其樂三字蓋此三字是養父母之注即次章所謂養則致其樂者養羊尚反不其然乎輯本補證竝以致其樂為下注恐非

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因人尊嚴其父教之為敬因親近於

其父教之為愛順人情也補致其樂證補注見釋文又有親近於母四字案上文母取其愛此注二

句是分釋父母之義今本親近於其父疑即釋文親近於母傳寫之譌再增抑搔癢痛

攷再增注見持人菩薩經及老女人經慧琳音義此語亦見唐注而正義不云鄭注乃云舊注

取士章之義而分愛敬父母之別此其失也愛敬分說取士章之意乃此注所言是也則知其

所云舊注即鄭注然則唐注採鄭注抑搔癢痛等文而轉易其意者明矣正義不云鄭注者由

於其意與鄭不同且抑搔癢痛本約內則文也

古父母經作別
父母生經章四
章

受子而不愛其
親之分別而為
孝優劣章也

古父母訓則皆
良之則也
古及不在於善以
是也於善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聖人因人情而教民民其政皆樂之故不肅而成也

不嚴而治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不嚴而其所因者治證釋文有不令而行四字

本也本謂孝也證邢疏與今本同父子之道天性也性常也君臣

之義也君臣非有天性但義合耳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父母生之

骨肉相連屬復何加焉證釋文有復何加焉四字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君親

擇賢顯之以爵寵之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

悖德人不能愛其親而愛他人之親者謂之悖德證釋文悖補對反注同不敬其親

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能敬其親而敬他人之親者謂之悖禮也以

順則逆以悖為順則逆亂之道也民無則焉法則不在於善而皆

在於凶德惡人不能以禮為善乃化為惡若桀紂是為善證釋文邢疏有若桀紂是也五

字邢疏引若上有悖字原按云據釋文為善二字當作一也字雖得之君子所不

貴不以其道故君子不貴

石臺本唐石經皆無

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君子不為逆亂之道言中詩書故可傳道也證釋文

有言中詩書四字行思可樂動中規矩故可樂也證釋文云樂音洛注同德義

可尊可尊法也作事可法可法則也容止可觀威儀中禮故可觀進

退可度難進而盡忠易退而補過證釋文與今本同忠作中古通用輯中當作忠

致事君章中心釋文曰本亦作忠因考之商書建中於民釋文中本或作忠周禮中和祗庸孝

友注中猶忠也太玄經民好中注中忠信也漢
蕩陰令張遷碑中嘗於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
君以中勇忠中古通用皆可以證焉然鄭注終
篇忠無作中者則輯本謂中當作忠者為是

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畏其刑罰則而象

之補微證補故能成其德教補漸也證補而行其

政令補不令而代謂之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淑善也忒差也善人君子威儀不差可法則也證
邢疏淑善也忒差也與今本同下云義取君子威

儀不差為入法則與今本少異又忒差也
三字見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

致義取以下正義不云鄭注而補
證舉之者其意與前章引詩注同

紀孝行章

子曰孝子之事親補也盡證補

俱親下有也字

居則致其敬補盡其敬禮也證釋文云一本作則

禮也禮也四字而禮上空一字故

注以盡禮釋致敬廣要道章禮者敬而已矣是

也依此說則釋文所

養則致其樂樂竭歡心病則致其憂補色不滿容

刑疏補注見喪則致其哀補辨踊哭泣盡其哀情祭則

致其嚴補齊必變食敬忌證補

改北堂書鈔九十三引擗踊哭泣盡其哀情與刑疏釋文合又八十八引齊戒沐浴明發不寐此語見唐注而正義不云鄭注意注既云齊必變食不互又有此語書鈔此類今闕如

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驕尊為君而不

為下不亂為人臣下不在醜不爭念爭為醜醜類也以為善

不念爭證原校云念爭為醜疑有差誤釋文有不念爭也四字與今本異爭鬪之爭注及下同

或忿爭為醜據下注則或朋友為醜之誤

居上而驕則亡富貴不以其道是以取亡也為下而亂則刑人為

臣下好作亂則刑罰及其身證釋文作好亂則刑罰及其身也

致釋文所闕即作字

在醜而爭則兵朋友中好為念爭者惟兵外之道三者不除雖日

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之親今反驕亂念爭雖日致

三牲之養豈得為孝子證釋文有不敢惡於人親六字

破石臺本唐石經俱孝下有也字注子字乎訛

五刑章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五刑者謂墨劓贖宮割大辟也補科條三千穿窬盜竊

者劓劫賊傷人者墨男女不與禮交者宮割壞人垣牆開入關闢者贖手殺人者大辟證補注見釋

文科條三千下本有謂劓墨宮割贖大辟八字因今本已載故刪之

致釋文穿窬盜竊者劓劫賊傷人者墨劓疑易地

而罪莫大於不孝○釋正義曰舊注及謝安袁宏

罪聖人惡之去在三千條外周禮大司徒職一曰

不孝之刑釋曰孝經不孝不在三千者深塞逆源

此乃禮之通教按賈氏知孝經不孝不在三千者

據鄭注孝經言之也與正義所引舊注合鑄堂謂

正義所引舊注要君者無上今反要君此無尊上

即鄭解此其信非侮聖人者不可法

釋非孝

孝經三句

者無親已不自孝又非他人為孝不可親

此大亂之道也事君不忠侮聖

人言非孝非孝者大亂之道也

三字一本作非孝行此非孝非孝者當作非孝行

者傳寫之譌○釋文曰人行者一本作非孝行

行音下孟反按所闕當是非字聖治章云人之行

莫天於孝故此注以孝為人行下

章注以悌為入行之次一本非

致釋文作非人行輯本所取一本作非孝行補

證所取今以入行之次匹之作非人行其義似

鄭謂孝曰人行謂教人曰入行之次故注首

章孝德之本引聖治章文云人之行莫大於孝

是人行法教之所由生引次章文云教人親愛

莫善於孝是入行之次故士章注云資者人之

行也次章注云入行之次彼此互相發輯說

以孝為入行當矣以悌為入行之次恐非

廣要道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

行之次也

證補注見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夫樂者感人情

樂正則心正樂淫則心淫也

補惡鄭聲之亂雅樂

也證補注見釋文上句云樂感人情者也與此少

攷釋文無雅字補證加之蓋因其為論語文乃以釋文為誤脫也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上好禮則民易使與今本同使下有也字

者敬而已矣

敬禮之本有何加焉證邢疏敬者禮之本也無下一句故敬其

父則子悅

補盡禮以事證補注見釋文悅作說注及下皆同敬其兄則弟

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

○輯正義曰舊注云

一人謂父兄君千萬人謂子弟臣也按舊注此亦鄭注

所敬者寡悅者衆敬所

一人是其少千萬人悅是其衆

攷石臺本唐石經俱寡下有而字

此之謂要道也

孝悌以教之禮樂以化之此謂要道也

廣至德章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但行孝於內流

化於外也補言教不必家到戶至日見而語之但行孝於內其化自流於外證補注見邢疏釋文有而日語之但五字文選讓中書令表注引作非門到戶至而見之竟陵王行狀注又引見上有日字文皆少異○輯文選讓中書令表注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竟陵王行狀注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按文選注兩引孝經皆無上下也字疑今本衍又注門戶二字正釋經家字唐注改作家到非

攷石臺本唐石經俱孝下亦有也字臧氏故云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

天子無父事三老所以教

天下孝也。○輯釋文云三老三公致仕此當本鄭注與禮記注異義

致仕此當本鄭注與禮記注異義
致教天下孝舊本作敬天下老補證推下注例改之
丘陵墳衍原濕同例決非鄭注也

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
天子無兄事五更所以教

天下悌也證釋文有天子父事三老天子兄事五更二句此與上注二無字衍
○輯正義曰舊注用應劭漢官儀云天子無父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乃以事父事兄為教孝悌之禮

致正義所引舊注即鄭注無字不必行

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
天子郊則君事天廟則君

事尸所以教天下臣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以上三者教於天下真民

受此有惑

之父
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至德之君能行

廣揚名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欲求忠臣出孝子之門故

可移於君
○輯唐注以孝事君則忠按正義不曰此依鄭注者因欲明此為士章之文故畧之據下文注知此為
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
以敬事長則

依鄭注無疑
長也證釋文弟本作悌長丁文反注同邢疏有以敬事長則順六字
經文誤今據正義而改正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君子所居則化所在則治故可移於官也證邢疏與

今本同無所在則治四字釋文云治直吏反注同讀居家理故治絕句○輯正義曰先儒以為居家理下闕一故字御注加之按釋文正義知經作居家理治可移於官義疏家疑脫故字唐明皇加之猶改洪範無偏無頗為無陂也今石臺本唐石經皆有故字可證釋文所據鄭注本無故字是以云讀居家理治絕句與上文異讀也今釋文大書夾注皆有故字則淺人據唐本增加耳蓋忠與孝悌與順各兩字故分言之唐本增經字非

治絕句者此明其通上二句皆同文法孝悌下不可絕句故於此句統言之

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補修上三德於內名自傳於後

代證補注見邢疏○輯鄭注當作後世唐人避諱為代

注之聖所石臺

諫諍章證今本無標題下諍皆作爭與漢書霍光傳引同○輯釋文題諫諍章按正義

石臺本唐石經岳本皆作諫爭經曰爭臣爭友爭子作爭是也鄭注諫諍字兩見釋文皆音為爭鬪之爭可見鄭本經作爭故陸為注作音此古人經注異字之證今本及釋文皆改諫諍章非也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

子從父之令證釋文令力政反下及注皆同可謂孝乎子曰是何

言與何言與補孔子欲見諫諍之端證補注見釋文歟本今作與

攷石臺本唐石經俱下何上亦有是字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者謂

大師大保大傅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維持王者使
 不危殆證釋文云不失天下本或作不失其天下
 其衍字耳今本經文衍其字後漢劉瑜傳注引作
 七人謂三公及左輔右弼先疑後承釋文有左輔
 右弼前疑後丞使不失危殆十二字邢疏云孔鄭二
 注及先儒所傳並引禮記文王世子以解七人之
 義○輯漢書霍光傳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
 不失天下按石臺本作不失天下唐石經衍其字
 岳本今
 本同

攷臣軌匡諫章注引爭作諍下皆同又無其字

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
 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尊卑輔善未聞其官士有爭友則身
 不離於令名令善也士卑無臣故以賢友助己證釋文離上無不字離力智反今本不

字疑後人所加○輯釋文則身離於令名力智反
 洪旌賢云釋文離上無不字今本不字疑後人所
 加顧千里云釋文本極是詩不離於裏正義謂之
 離歷即魚麗傳之麗歷也唐本離上有不字豈因
 上下文皆有而以意增之邪按石臺
 本唐石經皆衍作則身不離於令名
 故不離於令名與諸侯章不離其身釋文皆力
 智反與曲禮不離飛鳥同音例則此章釋文脫
 不字明矣蓋陸意離以離歷為本義故詩不離
 於裏不音而音魚麗之麗日力馳反麗與離音
 同耳然則離歷之離力馳反平聲離去之離力
 智反去聲不可混矣又按臧氏初不言及治要
 本吾謂彼實未及見之今觀其引洪旌賢之說
 怪之旌賢即顧煊字其說即補證此注今本即
 治要本則彼見此本審矣既見之猶不信其有
 不字援補證以伸已說不知反為補證所誤也
 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補父失則謂故免陷於不義證補注見邢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

爭於君再增君父有不義臣子不諫諍則亡國破家之道也

再增注見臣軌匡諫章注治要刪故當至於君二十一字

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委曲從父

命善亦從善惡亦從惡而心有隱豈得為孝乎

釋文焉於度反注同今注無焉字

攷臣軌注引之作委曲從君父之令善只為善惡只為惡又焉得為忠臣孝子乎文少異按上文從父之令釋文令力政反下及注同此又云焉於度反注同令而考之則此注命豈二字當據臣軌注以作令焉

感應章釋文感應章本今作應感章按正義石臺本唐石經岳本皆作應感章今

本據釋文改作感應非

本據釋文改作感應非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盡孝於父則事

事母孝故事地察盡孝於母能事地察其高下視其分察也

長幼順故上下治卑事於尊幼順於長故上下治

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事天能明事地能察德合天地可謂彰也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雖貴為天子必有所尊事之若

父三老是也增謂養老也父謂君老也

增注見禮記祭義疏臧氏曰君為二字之訛廣至德章注云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下

注當有兄謂五更也一句

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必有所先事之若兄五更是也

宗廟致敬不

忘親也

說宗廟四時齋戒以祭之不忘其親

修身慎行恐辱先也

修身

者不敢毀傷慎行者不歷危殆常恐其辱先也

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事生者易

事死者難聖人慎之故重文

疏引舊注與今本同重下有其字釋文有事生者易故重其父也九字

○輯按釋文知正義所引舊注即鄭解也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

于四海無所不通

孝至於天則風雨時孝至於地則萬物成孝至於人則重譯來

貢故無所不通也

釋文有則重譯來貢五字

輯石臺本唐石經岳本皆作光于正德本疏中引注作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當據以訂正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

思不服

孝道流行莫敢不服

釋文有莫不被三行莫不服義從化也皆與本不同

事君章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

補上陳諫諍之義畢

欲見下似缺孝子事君之道等數字按章第次叙今文與古文俱同獨至感應一章古文在

廣至德後今文則在諫諍事君二章之間亦可怪也而漢書藝文志止云孝經古孔氏一篇二

十二章顏師古注及劉知幾司馬貞之議皆不及感應第次前後益可怪矣今見鄭注上陳諫

諍之義畢之言始知鄭本舊必與古文同事君章直在諫諍章後矣孫本孝經釋疑以今文感

應章為後人所移曰夫子之言未盡而曾子何遽以為聞命更以從令為請也應列廣至德後

以推孝治之極此言實獲我心但治要釋文第次皆既如此姑從此以存疑耳

進思盡忠

補死君之難為盡忠證補注見釋文文選三良詩注

退思補過

輯

正義曰舊注常昭曰退居私室則思補其身過按正義所據舊注皆鄭氏也此兼引常昭者蓋常與鄭同聖治章進退可度注云難進而盡忠易退而補過可證鄭注為人臣補其身過也

其美

再增善則稱君

攷再增注見臣軌公正章注

匡救其惡

再增過則稱已

攷再增注同上

故上下治能相親也

君臣同心故能相親證原校云治字衍

攷石臺本唐石經皆無治字按白虎通諫諍篇既引此有治字則治要所載之經文乃漢魏傳來之本可信也原校以治字為行是以開元敕定以後本為正而考究之不博也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釋文中本亦作忠按毛詩古文作中心藏之三家詩今文作忠心藏之孝經為今文鄭本當作忠引詩以證進思盡忠也此蓋後人據毛詩乙改

攷治要刪此詩

喪親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

補生事已畢死事未見故發此章證補注見邢疏釋文有死事未哭不偯

補氣竭而息聲不委禮無容言不見四字

補證補注見邢疏

文補不為趨翔唯而不服美不安補去文繡衣哀

文釋對也證補注見釋文服也證補注見

文聞樂不樂補悲哀在心故不樂也證補注見

不甘補不嘗鹹酸而食此哀戚之情也證釋文戚

文皆作哀感此作戚者傳寫脫耳輯石臺本岳

本作此哀感之情也今本作戚非唐石經闕下文

而哀感之死事哀感皆戚下加心則此必作感可

知正德本疏中云此上六事皆哀感之情也則正

義本作感監本毛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

不滅性補毀瘠羸瘦孝子有之證補注見文此聖

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補三年之喪

肖者企而及之賢者俯而就之輯再期證補注見

年之喪二句見邢疏不肖者以下見釋文邢疏引

下二句文少異輯禮記喪服小記為之棺槨衣

再期之喪三年也鄭注當引此文

衾而舉之補周尸為棺周棺補注周尸為棺二句見

邢疏衾謂單以下見釋文輯石臺本唐石經岳

本皆作梓正德本監本疏中多作槨則正義與釋

文同毛本疏盡改為梓矣又按正義曰衾陳其簋

謂單被當本鄭注釋文單下當有被字

簋而哀感之補內圓外方受斗二升證補注見周

外方曰簋四字輯儀禮疏少牢饋食禮孝經注

直云外方曰簋者據而言按外方曰簋者據而言

當作外方內圓擗踴哭泣哀以送之補啼號竭情

者據簋而言證補注見

之補葬事大故卜之證補注見邢疏釋文厝字亦作措○輯周禮疏小宗伯孝經卜其宅兆注兆

以為龜兆解之按釋文曰兆卦也本注儀禮疏土喪禮稱彼注兆為吉兆與周禮疏及釋文合但俱

是約鄭義言之故為之宗廟以鬼享之補宗尊也廟貌也親未可竟作鄭注也

雖亡沒事之若生為立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容貌證補注見毛詩清廟疏○輯釋文享又作

饗按石臺本享作亨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補四時變易物

有成熟將欲食之先薦先祖念之若生不生事愛忘親也證補注見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五

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補無遺織也證死生補注見釋文

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補尋釋天經地義究竟人情也行畢孝成

見證補注釋文

致治要不載此章按治要不采輯經子皆截斷章句而舉其十二三注亦隨畧焉蓋魏氏之意專

在舉治國之要故不曲載之也唯孝經其所收錄最備者何孝為百行之本治國經世之務皆

莫不由之故也而喪親一章全不載之者又何歟夫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如之何其廢之意紀

孝行章既有喪則致其哀之文足以蔽喪親全章故闕此一章已亦可以見其用意之密矣其

餘刪三兩句者凡四處既辨于前今經則依於岡氏補本注則從於洪子補證并加之考訂備

以為完璧爾

增攷孝經鄭氏解補證完

增攷孝經鄭氏解補證跋

哀鄭注防乎宋王伯厚周易論語尚書咸
成其手而孝經則未矣迨朱竹垞經義考
余仲林鈎沈出皆收鄭氏孝經說焉然經
義考所載屢抄釋文鈎沈所舉亦不踰五
七件而已獨洪旌賢以治要本爲根據而
作之補證卓乎出於二家之上特惜其汲
汲於補裝鞅綴而考證尚未全備焉我一
堂先生就補證本重加增攷檢査精核尤

究蘊奧論斷的切不少寬假鄭氏意於是乎
釐然昭皙矣隨知本經亦復漢魏舊而大異
於開元以後之書豈不亦一大快乎嚮惠棟著
鄭氏周易乃原伯厚所輯而作補正尚書則有
王鳴盛既行世未知論語備乎何人之手也先
生嘗說孝經不必主張鄭義而今有此舉要非但
爲鄭注設也蓋唐議之後孝經爲諸家裂卽有真
今文猶莫之辨知先生慨然于斯矣無乃假此

